

不到最后一刻，
永远不要试图猜测真相

食 罪 者

2

宇尘
著

SIN
EATER

任何匪夷所思的事件背后，
必然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津版(910)登字001号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

食罪者 ②

宇全

著

SIN EATER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食罪者.2 / 宇尘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201-14507-5

I. ①食… II. ①宇…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30713号

食罪者 2

SHI ZUI ZHE 2

宇 尘 著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刘 庆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邮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王昊静

策划编辑 李 艳

装帧设计 仙 境

印 刷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990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00千字

版次印次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010-61787255)

目 录

第一章	拉杆箱里的女人	001
第二章	失踪的妹妹	013
第三章	危险的邻居	027
第四章	幽灵身份	051
第五章	封口女	067
第六章	我就是凶手	083
第七章	暴雨后	097
第八章	犯罪地理学	119
第九章	萝莉 & 大叔组	131
第十章	失踪少女最后现身	147

目
录

第十一章	妄想	163
第十二章	诡异的转弯	181
第十三章	夜袭	199
第十四章	引蛇出洞	217
第十五章	斗凶	231
第十六章	狩猎线路	249
第十七章	两个女囚	259
第十八章	催眠失控	277
第十九章	一箱双尸	291
第二十章	不可宽恕	301

第一章
拉杆箱里的女人

1

黎明时分，他似睡非睡。

感觉自己已经睁开了眼睛，呆呆地望着空荡的房间。

自从女友死后，他就把房间里的家具统统搬走了。他并不是想抹去对她的记忆，他只是害怕夜晚熄灯后，那些隐藏在黑暗里的阴影。那种恐惧无孔不入，让人窒息。

他还养成了睡觉必须开着卧室门的习惯，只要关上门，他就感觉像被封闭在骨灰盒里，永生永世都逃不出去。

血，从天花板掉下，砸在他额头，一滴连着一滴，流淌过他的脸颊。

他厌恶地把脸上的血擦掉，从床上坐起，猛然看见床上有血迹，从床上一一直延伸到地板上。在血迹的尽头立着一个孤零零的拉杆箱。箱子的拉锁打开了一半，似乎里面塞满了东西要溢出来。

他惊疑地望着那个拉杆箱，不受控制地从床上下来，怀着巨大的恐惧走过去。

当他忐忑不安地打开拉杆箱的瞬间，看到的竟然是一个沾满血迹的空箱子。

与此同时，他听见背后传来温柔的叹息。

他慢慢转身，看见床上坐着一个女人。

她有一张眉清目秀的脸庞，半睁半闭的眼睛似乎在望着他。她的脖子和四肢上都有血迹，仿佛一个拼凑在一起的布娃娃。

“来——”从女人的齿缝间吐出低声的呼唤。

他本能地向后退却。

“来——”

他嘶声惊呼，狼狈地逃出卧室。

没承想门外居然站着人。

身穿警服的杜志勋一脸阴沉，举枪指着他大声警告：“你已经无路可逃了！”

他不甘心就这样被抓，慢慢后退，可是一想到屋里的恐怖情景，他犹豫了。

这时，杜志勋扣动扳机，子弹呼啸着从眉心射进，贯穿头颅鲜血飞溅。

他就这样瞪大眼睛，死不瞑目地栽倒在地……

丁潜猛然睁开双眼，呼呼地喘着粗气，身上被冷汗浸透了。

他还躺在床上，没有被爆头，房间没有血迹。厚厚的窗帘缝隙透过黎明的微光。

他吃力地从床上起身下地，拉开落地窗帘，15层的高楼，能看见远近的街道笼罩在晨曦的灰雾中。

他打开窗，让清冷的空气流进房中，清醒一下头脑，梦中那些恐怖而逼真的景象渐渐淡化，如果他那些学生和病人知道连心理医生也会被噩梦吓醒，不知该做何感想。而且，这样的梦他几乎天天都会做。

睡衣被汗黏在背上特别恶心，他里里外外脱光，走进卫生间，打开淋浴头，用冷水，最大水量，冲刷身体。

冰冷的水珠击打在皮肤的瞬间，皮肤本能收缩，那种刺激可以提振他的情绪，提升神经的兴奋度。

他绝不能让外人看到他如此胆怯的一面。

他必须一如既往的生活，就像女友没出事之前那样，一旦让别人觉察出他不正常，他就麻烦了。

现在，又多出来杜志勋这个难缠的家伙。

他现在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了，他肯定会想方设法暗中调查。丁潜不知道他现在已经对自己了解多少，对当年那个案子了解多少。

杜志勋要把他引荐到特案一组做兼职心理顾问。这明摆着是鸿门宴，丁潜当然不能答应，已经拒绝了好几次。

这一次听说，杜志勋又到平江市来办案，郭蓉蓉给他打了几个电话他都没接，一直躲着。

估计杜志勋不会善罢甘休，不知道他下一步会使什么手段。

就在丁潜被噩梦惊醒的时候，距离他几公里外一个普通居民区的普通住户家里，一个男人打着呵气，翻了一个身醒来。隔壁传来了儿子弹钢琴的声音，今天是星期六不用上学，儿子一大早就爬起来练琴。老实说，他弹得真不怎么样，都赶不上楼下路过收破烂的老头手里敲的破铁片子中听。

没办法，孩子想当音乐家，当父母的就只能支持，免得将来落埋怨。他让钢琴吵得实在睡不着，扭头一瞅老婆还在呼呼大睡，不时发出磨牙声，嘴角的黑痞子跟着一动一动的，看着有点儿反胃。可那又有什么办法，也只能将就了。

他把手放在老婆早已粗得跟水桶一样的肚皮上，见她没有什么反应，把手按在她胸上。

老婆惊醒，扑棱一下从床上坐起，老羞成怒地瞪着他：“你干什么？”

“我……”

“你有病啊，这么大岁数了还要流氓？”

“我……我只是……”他涨红了脸，看见老婆母老虎一样，不禁气馁。

“你是什么你是？”老婆一翻白眼，指着他鼻子就开骂：“你说说你，整天游手好闲，不干点正经事儿，上一天班儿能歇两天，不想想怎么挣钱，净想些乌七八糟的……”

“老婆，你别这样……咱们都多长时间没有那个了，偶尔一次也没

啥吧……”

“死一边去，你知不知道咱家还剩多少钱了，还有心思想这个。咱儿子都上几年级了，连补课带学琴，一个月得花多少钱你知不知道？你说我怎么嫁了你这么个无能的废物，你要是能多赚点儿，我至于去给人低声下气的当保姆吗？一天天的，今天屁股疼明天脑袋疼的，你就混吧，你真不如去死了！我一个人带孩子还少挨累！”

他被数落得体无完肤，气得从床上爬起来，瞅着那张肥胖黝黑的脸，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真想瞅她几个嘴巴解解气。但也只是想想，他不敢。他老婆可是出了名的泼妇，发起飙来连自己老爹都敢骂。

2

他气呼呼地从床上下地，披上衣服往外走。老婆还在喋喋不休地骂着，忽然眼一瞪：“你干什么，说你两句还跟我耍脾气，狗屁不是，脾气不小，你给我站住，我还没说完呢！”

他站下，强压着火说：“我要去上班，这总行了吧。”他撒了个谎，这才抽身离开房间，让自己清净一会儿。经过儿子的房间，钢琴声还在磕磕绊绊地响着。

他推开门，看见自己上初中的儿子正在全神贯注地弹琴。他走到儿子身边，端详了一会儿，用讨好的语气问：“宝儿，你渴不渴，爸下楼给你买瓶饮料，你想喝什么？”

儿子眼睛死死盯着五线谱，生怕弹错一个键，根本无暇理睬他。他喊到第三遍，儿子才厌烦地说：“我不要，你赶紧走吧，别打搅我练琴！”

他碰了一鼻子灰，讪讪走出房间。感觉自己就是像一条寄人篱下的狗，在单位没人待见，在家里也待不下去。他郁闷地下了楼，看到自己

停在楼口的那辆银灰色的夏利，心情才好了一些。

这辆二手夏利才花了 8000 块钱，旧是旧了点儿，配置也低得不能再低，但在他眼里就是宝贝，他每天都要里里外外仔仔细细擦一遍，弄得跟新车一样。这可是他节衣缩食，东拼西凑，攒了好几年还借了不少钱买的，为这车他老婆跟他大吵一架，快把房顶都掀了，她指着他的鼻子从头损到脚，骂遍他祖宗十八代。这是他唯一一次先斩后奏没听老婆的。

女人不懂男人对车的爱。车就是男人身份的象征，有钱的人开跑车，没钱的人开破车，至少得有车。

他上了车，插进钥匙打着火，听到发动机阵阵轰鸣，全身血液都跟着沸腾。

噢，对，就是这样。就要这样嗨。

他开车离开小区，开上了马路，飞驰起来，觉得浑身上下男性的细胞都复活了。他当然没去单位，只是在大街上闲逛，躲在车里看外面的街景，瞧瞧别人在街头打架，穿短裙女人的大长腿，一两起交通事故……躲在车里看特别有安全感。

他买了一份街边的司机快餐放在车里。一直消磨到天快黑了，他一天没吃东西，饿得饥肠辘辘，这时候吃起来格外香。他听着收音机里的盗墓小说，鬼气森森，一惊一乍的，津津有味地把饭菜吃了个精光，然后顺窗户把泡沫饭盒扔出去，抹一把嘴，开车远去。

他没回家，真正属于他的夜晚才刚开始。

他把车开到了一个新小区的大门外。这片小区的入住率不高，小区左侧有两栋回迁楼，入住得比较早，有不少住户是租房的。

他最近一周里，没事儿就往这儿来。他把车停在回迁楼附近，那里的栅栏不知被谁弄掉了两片，也没人修，楼里的居民图省事就从那里进出。

他把车停在街边，从那个栅栏的缺口进入了小区，在小区里漫无边际地闲逛。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么一个毫不起眼的人。

他走着走着站住了，侧耳倾听两个女人在小区健身器材那儿聊天。

其中一个 20 多岁的女人嗓子比较尖，语速奇快，聊得很嗨。

他装作路过，用眼角扫了那两个女人，尤其是那个聊得很嗨的，神情变得有些古怪。

他绕了一个圈，转到了两个女人身后，保持一定距离站住了。找了两块砖头擦起来坐下，一声不响地听两个女人聊天。其实聊得什么他都听不清，也不感兴趣。但是他很有耐心地坐在那里，低头瞅着脚尖。

过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另外一个女人接了一个电话，可能是有事儿提早离开了。只剩下那个嗓门高的，还有点儿意犹未尽。她转身想回家，朝他坐的地方走过来，看见有个男的佝偻着身子坐在砖头上，脸都快扎进裤裆了。也不知道是喝醉了还是生病了。

女人好奇地打量了他一眼，没问什么，从他身边经过。刚走出没几步，忽听身后传来一阵痛苦的呻吟。

他捂着头，跌跌绊绊地追上女人：“妹子，我刚才被人抢劫了。还用榔头给了我一下，你能不能……能不能帮我叫辆出租车，把我送医院……”

“这附近有抢劫的？”女人将信将疑，警惕地看了他一眼，见他捂住脑袋，鲜血正从头上往外冒，脸和衣服上蹭的都是血。

女人这才相信了，急忙问：“打你那个人去哪儿了？”

“不知道，他打完我，把我的背包抢走了。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哎哟……哎哟……妹子，你能不能帮我叫辆出租车，我现在眼前一阵阵发黑，我怕我撑不住了，求你帮帮我……”

女人看他这样也有点儿于心不忍，把他扶起来说：“那你跟我走吧，我把你送到医院。”

“真是太谢谢啦，妹子，你救了我的命，我……我忘不了你……”

女人搀扶着他往外走，途经一栋楼房的山墙，那个地方比较僻静，他双腿一软，一下子瘫坐到了地上。

“你怎么了，没事儿吧？”女人急忙问。

“我不知道，我现在喘不上气，脑袋……脑袋嗡嗡的，我血流太多了……”

“我看得先帮你止下血！”女人伸手把脖子上的纱巾摘下来，“来，用我这个把伤口按住，这样能减少点儿出血，你能坚持到医院就好啦。”

“那好那好，姑娘你心真好……”他说着把捂着头的手拿开。

在他头上居然顶着一个牛奶袋。

女人一时没看明白，问：“你伤口在哪儿？”

他龇牙一乐，用手一捏袋子，喷出了黏糊糊的红色液体。

“你……你……”女人脸色苍白，意识到了危险。

他丢了奶袋，一把抢过女人手里的纱巾，塞进她嘴里。用力抓住她把她拖进了阴暗处，他早在那儿放了一个大拉杆箱。

3

他从裤袋里扯出两根电线，很麻利地把女人手脚缠上，把她蜷曲的身体硬塞进了拉杆箱，女人呜呜哀叫，绝望地挣扎。

他冷笑着拉上拉链，拽出拉杆，拖着行李箱若无其事地走在小区里，半路上遇见过两个人，他们连瞅都没瞅他一眼，丝毫没有觉察到任何异样。

他从栅栏的缺口出了小区，来到了自己停车的地方，费力地把拉杆箱抱起来，放进后备厢里。他左右看看无人注意，暗自窃喜，今天很顺利呀。

他赶紧钻进驾驶室，发动车子，快速驶离了小区。

半小时后。

关着灯房间里。

他把浑身瘫软的女人从拉杆箱里拖出来，让她跪在自己面前。

女人吓得瑟瑟发抖，不住地向他求饶，求他别杀自己。

他阴冷地瞅着她，拉开裤子拉链。

女人露出厌恶的表情，可是手脚被捆着，根本没有逃脱的希望，为了活命，只好逆来顺受……

看着女人跪在自己面前，满脸痛苦的表情，他充满了征服的快感，得意扬扬地说：“像你这样的女人就得用这样的办法收拾你，嘿嘿……嘿嘿……”

“你要干什么我都答应你，我不会报警的，你放了我吧，求你放了我吧！”女人累得气喘吁吁，不住地哀求。

他抓住女人的头发强迫她仰起脸，露出诡异的表情：“我要干什么你都答应吗，你真的知道我要干什么吗？”

“……”

“你们这帮蠢女人，就喜欢自以为是。其实你根本一点儿都不懂男人，你猜猜看我要干什么？”

女人看见他从兜里又掏出了一件东西，表情先是困惑，但马上就变成了惊恐。

“你……你要干什么……不……不要……不要……”

“下班了，雨馨——”

蒋雨馨远远地看见上晚班的小悦走进肯德基餐厅，大老远朝自己招手，站在收银台后面的她松口气，拿出手机看眼时间，这丫头今天又迟到了半个小时。

她回到员工休息室，换下湛蓝色的工作服，穿上平时的衣服。小悦溜达进来，笑得没心没肺的样子。蒋雨馨跟这小姑娘是交替班，她不来蒋雨馨就得一直等着。蒋雨馨晚上还有一份工作，经常等得心急火燎。

“不好意思哦，雨馨，我新认识的男朋友中午去找我了，就是上次你看见的那个，来咱们店吃饭的高冷的帅哥，他现在可黏人了，一到我家

就腻腻歪歪不肯走，你说烦不烦人……”小悦得意扬扬，见蒋雨馨一脸不高兴，竖起三根指头对天保证：“下次，下次我保证不迟到了。”

这种保证蒋雨馨听得耳朵都长茧子了，只能无可奈何地笑笑。

她匆匆忙忙赶回家，去拿她的小提琴。晚上她还要到南湖那边的酒吧赶场演唱。白天她在肯德基打工，晚上去酒吧当歌手，从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她就一直维持这样的生活。餐厅服务员是她的生活保障，酒吧唱歌是她的梦想。她期待着未来有那么一天，她也能举办自己的演唱会，让数万人为她疯狂，为她喝彩。

现在就是她为自己的梦想织茧的时候。

回到家已经是傍晚六点半，她还有半小时，必须抓紧了。

“爸、妈我回来了。”她进屋跟父母打声招呼。

她看见母亲靠在床上坐着，一张苍白瘦削的脸阴沉沉的。不知道又因为什么惹她生气了。

她的肝和肾都有问题，整天都病歪歪的，瞅什么都不顺眼，动不动就发无名火，久而久之，蒋雨馨跟母亲的关系比较疏远，在一起也没什么话。

父亲在厨房里做晚饭，探出头温和地说：“回来啦。”

“回来了。”

蒋雨馨小声问：“妈这是又怎么了？”

父亲叹口气，道：“还不是因为你妹妹。早就放学了，到现在都没见到人影，不知道又跑哪儿去了，挺大孩子了还让人操心……”

“没事儿，她也不是小孩子了，知道分寸。”蒋雨馨安慰两句父亲，回到自己和妹妹同住的房间，拎起琴盒往外走。

母亲高兰抱怨的声音从房间里传出来：“一天天的，不正经找个工作，去给人家卖唱，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我怎么生出这么两个，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蒋雨馨脚步顿了顿，当作没听见，离开了家。

她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郁闷，却无处倾诉。

下楼出了楼洞，走到小区门口，她站住了，目光不由自主地往花坛那边望，看见一个十六七的少女正蹲在地上逗弄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玩儿。

“这是几。”少女竖起一根食指。

“1。”小男孩很肯定地说。

“这个呢？”少女又竖起中指。

小男孩用肉乎乎的小胳膊挠挠大脑壳，说：“2。”

“那这是几？”少女竖起右手一根食指，又竖起左手一根食指。

小男孩有点儿蒙，挠着脑袋想了半天，说：“10。”

“好好想想，”少女揉着他肉嘟嘟的腮帮子，笑嘻嘻地说：“答对了有奖励哦。”说着从身后的背包里掏出一块巧克力。

“3。”小男孩盯着巧克力，斟酌了好半天，得出了这个匪夷所思的答案。

“哈哈，再想想。”

“哎，雨涵。”蒋雨馨招呼一声。

少女听到了装没听见，继续跟小男孩玩儿。

蒋雨馨无奈地走到她身边，把她手里的巧克力抢过来，塞到小男孩手里。

“喂，你干什么，我还没玩儿够呢。”

“玩玩玩，就知道玩儿，放学了也不回家，妈都发火了，你不知道？”

“哎呀，我知道。就是知道我才不愿意回去呢，”蒋雨涵撇撇嘴，“整天就听她在那儿唉声叹气，不是骂别人就是抱怨自己的病。谁愿意待在家里听她唠叨啊。”

“妈那是身体不好，你就体谅体谅她吗。”

“身体不好，哼，我怎么没看出来。身体不好还有精神骂人啊，早在10年前就说要死，现在不是还活得好好的，我看她什么病都没有，她就是更年期，没事儿找事儿……”